

散文卷

大师童书系列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品集

我的童玩

林海音 著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大 师 童 书 系 列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品集

我的童玩

[散文卷]

林海音 著

主编 眉睫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童玩：散文卷/林海音著. —南京：南京大
学出版社，2015.1

(林海音儿童文学精品集)

ISBN 978-7-305-14560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08382 号

出版发行 /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/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/ 210093

出 版 人 / 金鑫荣

丛书策划 / 石 磊

项目统筹 / 游安良

丛书主编 / 眉 睫

丛 书 名 / 林海音儿童文学精品集

书 名 / 我的童玩：散文卷

作 者 / 林海音

责任编辑 / 蒋 学 蔡冬青

编辑热线 / 025-83597572

装帧设计 / 清 早

照 排 / 零 零

印 刷 /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/21.25 字数/217 千字

版 次 /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14560-5

定 价 / 35.00 元
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 /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 /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 / 025-83594756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★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，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所购图书销
售部门联系调换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品集

FATHER

目 录

窗 · 1
门 · 4
狗 · 6
友 情 · 9
灯 · 12
寂寞之友 · 14
三只丑小鸭 · 17
小林的伞 · 20
教子无方 · 24
妈妈说,不行! · 28
秋游狮头山 · 32
日落百老汇 · 37
访马克·吐温故居 · 42
寂寞之旅 · 50
好日子 · 57
雨 · 62

冬青树 · 66
今天是星期天 · 70
鸭的喜剧 · 77
书 桌 · 82
春 · 88
文华阁剪发记 · 91
虎坊桥 · 101
北平漫笔 · 107
天桥上当记 · 129
苦念北平 · 137
骑小驴儿上西山 · 141
英子的乡恋 · 145
绢笠町忆往 · 155
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· 162
豆腐颂 · 166
我的童玩 · 172
旧时三女子 · 179
在胡同里长大 · 190
家住书坊边 · 195
闲庭寂寂景萧条 · 206
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· 217
访母校 · 忆儿时 · 235

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· 241

难忘的两座桥 · 249

看 象 · 253

奔向光明 · 262

新竹白粉 · 266

爱玉冰 · 268

虱目鱼的成长 · 270

珊 瑚 · 272

台北温泉漫写 · 275

说 猴 · 278

鲑鳗和流氓 · 281

台湾的香花 · 283

艋 舺 · 286

台南“度小月” · 288

穿山甲 · 290

相思仔 · 292

竹 · 294

爱与牵手 · 296

窃读记 · 299

吹箫的人 · 306

豆腐一声天下白 · 319

童年和童心 · 323

窗

窗和门都是从墙上挖个洞而构成的，也都是可以开关的。但是因为名字的不同，意义也大有区别。门是要关的好，关了门可以把一切你所不喜欢的事情摒弃在外。所以门是无情的，我们看见“门禁森严”，便要掉头而返；吃了“闭门羹”便会垂头丧气。

窗是要开的好，开了窗首先便迎进新鲜的空气、充分的阳光、美丽的风景。窗把我们和大自然的隔膜打开。有一位作家对于门和窗有这样一句妙语：

“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的丈夫，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打窗子出进的。”

窗子是有情的，它使失望者得到安慰，不是吗？除了情人以外，贼也是喜欢打窗子出进的。

无论在房屋建筑上，在人们生活中，窗都占了重要的地位。“窗明几净”是勤快主妇的表现，而文人的家庭，也总是把书桌分配到



窗下，迎着窗前的景色，执笔人的思潮便会如泉水一样地涌出。我们在漫长的旅途上，也是仗了车有车窗、船有船窗才把沿途的风景一览无余。我们中国有一位美学家李笠翁，便是一位“窗”的欣赏者。他发明了扇形窗，开在湖舫上，因为中国的折扇上常画风景，湖舫上如果有了扇形窗，窗外的风景便如上了折扇。他又发明了“尺幅窗”，因为他家有一扇窗，窗外恰好是有“丹山碧水，茅屋板桥，茂林修竹”的好风景，他使用几张纸把窗的上下糊成中国字画的幅头，再镶上边儿，猛一进屋子的人，简直不知这是画的画儿呢，还是真的风景？

家家的窗外有着不同的环境，推窗而望，不同的风光便予人以不同的灵感。我家的窗和所有旧式木屋的一样，里外两扇，推过来推过去。我家有一排窗是紧临着街的，所以过路的人偶一抬头，我家的风光便一览无余。我家卧室的窗也临着街。卧室是纯粹的卧室，摆床的时候煞费苦心，为了两面留出走路，不知靠在哪一头合适，最后还是让它贴着窗户。这样一来，虽然有许多讨厌处，比如各种市声都好像压在你耳旁吆唤。但是也有许多好处，送报的从窗缝里塞进报来，恰好落在枕旁。除了一排木栏杆隔断外，似乎家庭已经和市街融合为一了。

绿衣人也看中了这窗子的方便，他不再叫门，一封封的信从窗子递进来。我的小小书桌也是临窗的，有时正伏案写读，忽然听见自行车戛然而止停在窗前。等你抬起头来，一封信已经推到书桌上了。到后来，邻长的通知单、取电灯费的、取水费的、送稿费的，

都到窗前便停步了。我家的窗户,除了人的进出外,已经代替了门的许多功用,甚至朋友的光临也是先到窗前来探探头,看看主人在家与否再叫门。

我分配给书桌的时间并不多,但是得空我总喜欢坐在桌前摸索摸索。有时一无所事,只是坐着望着窗外凝思,一云一叶都能勾起无边的思潮。夜晚,拉上窗帘,在万籁俱寂时伏案写作,不知夜深到什么程度,因此常常引起巡夜警察的疑心,他们轻轻儿地在窗前停下来静听着。过一会儿,似乎失望于没有四个人在搓麻将,便骑上车过去了。

我每天坐在这里,可以定时地看到许多不知姓名的熟悉的面孔,买菜的、上班的、上学的。我有时给他们编故事,猜他们的身世,估量他们的脾气,这真是一个思想的娱乐!

我常常想,如果有一天再回到北平^①,北平的朋友一定要问起我台湾的生活,我不会忘记告诉他们,几年的木屋生活里,窗子是占多么重要的地位。

一九五〇年

① 编者注,1949年后,北平改称北京,全书同。

门

因为门是预备隔绝内和外的设备,所以在房屋的建筑上,门总是比窗少的。但是我们住的这种日式木屋却不然,房间里一扇扇的纸门排列起来,关着就是墙,推开就是门。有许多人喜欢锁门,因此对于这种木屋的纸门表示不满意,说它不够谨慎,不足以防盗。

木屋的门也实在太多了,有时一间房子四面都是门,三面是可以通到别的房间的,一面是壁橱的。方便是方便,从这个门走,可以通到走廊,通到厕所;从那个门走,可以通到厨房,通到客厅,通到门口。我们中国的房屋建筑就忌多开门,一个房间如果碰巧有了五个门,那就是最不吉祥的“五鬼门”了。

说到门,我们便会兴起这样的印象:门是森严的、拒绝的、摒弃的、无情的东西。我们如果去访问一个生人,走到他家的门前,必然会先注视他家的门型。“板门虚掩”的主人也许容易打交道;“门禁森严”的主人也许有一副铁青的面孔。有所求的人,走到主人的

门前就会踌躇、徘徊、彷徨，不知道门内的情形如何。如果再听见几声狗叫，更是胆怯。现在虽然没有递“门包”的讲究，但是“门禁森严”的人家，常常还要配上狼狗的声音的。

门是一种代表物，所以才有“装门面”的说法。门就像我们的脸一样，男人要把“门面”上的胡子刮干净才有精神，像除去门前的蔓草；女人要涂脂抹粉来增加美丽，像把门油漆了。我们知道朱红的门最美，像女人的红唇那样；但是朱门也常隐藏着罪恶，杜甫说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。

门既是代表物，所以还有“门风”的说法。读书的人家如果出了一个不肯读书的儿子，便是“败坏门风”，一家人都觉得可耻。但是我们也常常见有的人家，祖父好赌，儿子也好赌，孙子更好赌，这也是“门风”啊！

门还是势利的，门里的主人如果一朝得了势，拜倒门下的人不知有多少，那时就会“门限为穿”，或者“门庭若市”了。但是有一天“门前冷落”或者“门可罗雀”，那便代表主人的势力已经到了低潮了。

门虽然是对外的东西，但是关起门来也有许多玩意儿。惭愧的人关起门来“闭门思过”；自做聪明的人关起门来“闭门造车”。“思过”就是自省，还可以，“闭门造车”虽然精神可佩，但是因为太不科学，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。

一九五〇年

狗

我并不讨厌狗,但是有狗的人家,我却不爱去。这并不是说我对看门的狗特别厌恶,实在是感觉到有狗的人家,即使他是最好的朋友,也不能排闥直入。推开门,还没有见到主人,汪汪汪的,先要受狗的一顿“抢白”,真是不甘心。但是无论那条狗多么凶恶,我都会原谅它的,因为我对“狗仗人势”这句话深深了解。

说实话,我不但不讨厌狗,而且在家禽家畜里面,可以说还是比较喜欢狗的。我不喜欢鸡(虽然喜欢吃鸡肉),因为不能训练它不要随地大便。如果没有鸡棚的设备,它会破坏你家庭的清洁。走廊上、庭院里,只要它到的地方,它就会一边散步,一边拉屎,毫不客气。

我不喜欢猫,因为它无论有多么美丽柔驯的外表,它的内心总是阴狠的。它捉到了老鼠、蟑螂、壁虎,都不会立刻吃掉。只见它把吓得半死的俘虏松开,然后自己退后几步,闭气地注视着它。当

俘虏以为周围没有危险而想拔脚逃跑时，它却又一下子扑上去。这样纵之，擒之，不知经过多少次的蹂躏，才把它吃掉。有时它的目的只是想把俘虏玩弄死，并不一定是要吃了解饿的。

狗是机警聪明的，它也讲义气、富感情，因此生活在人类的社会里，演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但是正因为它是忠心的，所以才被人类利用了。

高墙大户的人家，养狗以防宵小，同时给登门求助的人一种威吓，使你胆怯不敢开口。狗最初对来客是一视同仁的，谁来了都是汪汪汪地叫一阵。但是主人出来了，一看，这来客不是那来客，先对客人抱歉地笑笑，再回头骂那狗：“贝蒂，走开，快走开！这是夏太太嘛！”

是的，这是夏太太，既不是贼，又不是登门求助，于是狗儿夹着尾巴快快而去。它错怪了好人，惭愧。但是你下次再来，它也许又忘记了。虽然狗的主人一再说：“尽管进来，它不会咬您的。”不会咬？我只为了它不会咬，就应当接受你的汪汪——错了，不是你，是它的汪汪吗？只许它汪汪，不许我怕它，咱们的朋友是怎么交的？

有人说，狗最势利，你到了有狗的地方，尽管昂头挺胸，堂堂走入，千万不要犹疑徘徊。有时，我仗着胆子这样做了，可不是，那狗卧在那儿不动，头也懒得抬，只用狗眼儿斜你一下，轻轻摇两下尾巴，好像说：“进去嘛，我又不咬你！”

好在我不必为狗担心失去朋友，因为我的朋友大都像我一样，把友情之门敞开，没有一条“仗人势”的狗，尽可来去自如。

如果有人误会我，说我对有益的动物竟是这样的观察法，将影响“动物爱护会”的主旨，那才冤枉。猫、狗、鸡我全养过，它们也受过我的爱抚。这些动物原是很可爱的，小狗更是小朋友的好游伴，但是经过成年人为某种目的而培养训练后，就失去了天真。“穷儿苦狗”的画面多么可爱！“狗仗人势”的情景多么可憎！

一九五〇年

友情

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特别快，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。今天，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枳柑的声音，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，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，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，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。

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，陪伴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树，在墙头迎风招展。在北平，这是珍贵的“盆景”，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，和冷艳的腊梅并列。

一想到了北平，便不能忘怀扔在那里的一大片，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，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。衣服器物，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，但是书籍，尤其照片，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。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——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，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不想走的古城，现在不但书信不通，简直等于消息断绝。

这些朋友,有的是同事,有的是同学,有的是同乡,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。我们从梳着两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,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,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,现在却分居在两个世界里,不知何日重见。和这些朋友彼此互悉家世,了解性格,而且志趣相投,似乎永远没有断交的可能。如果他们果然能保得余生,但是经过长期的世事封锁,将来再见,也想象不出他们那时是何等情景了。

我刚回到台湾时,幸运的是家人大部分团聚,甚至还多了许多亲戚长辈。不过寂寞的是友谊突然减少,偶然有剩余的时间,觉得无所寄托,认识的人虽多,可以走动的朋友却极少,值得饮“千杯酒”的知己更少。所以我那时常对人说,回到台湾,理论上是还乡了,实际上却等于出了远门儿,因为只有到一个新地方才会感觉到没有朋友的寂寞。“出门靠朋友”,没有朋友便有流亡身世,无所依靠之感。

幸亏第一个来填补这个“感情的真空”的是乡情,我所能感觉到的乡情有两种,一种是台湾的,许多亲友听说我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都来接风叙旧,对于我的“乡音未改”,尤其感到愉快;另一种是大陆的,例如山东朋友明明听到我是“京油子”,却坚持要称我是“老乡”,广义地说,都是从大陆上来的,再狭义一点儿,好像我们都有资格参加华北运动会,他却不晓得我是回了“本乡本土”的呢!反而是到了台湾人的面担子上,老板娘却坚持说我连“半山”都不像。

第二个是,友情之门忽然开放,许多“不速之客”闯了进来,这完全是因为偶然在报章杂志写写稿子的缘故,日子一多,纸上也熟

悉了。以文会友，一封表示“久仰”的信便可以建立友情。

这许多新朋友是分住在各地的，有的在热闹的城市，有的在安静的小城镇，有的在风景区。台湾的交通便利，旅行成了极平常的事，再远的地方也不过朝发夕至。无论新朋友老朋友，都是到一处，搅一处，一地有一地的情味，一处有一处的风光，虽然台湾的恶酒不足以论文，甚至会吓跑了文思，但是作客异地，秋窗夜话，已经够得上是件乐事了。我常常感觉到，即使从小看大，乃至天天见面的老朋友，有些共同生活反而不容易产生，例如昔人说“联床夜话”，想一想，越是亲近如邻居，反而不会有这种乐趣的。

木屋生活是有趣的，榻榻米上可以许多人拥被围坐，中间放一只矮脚桌，烟茶果点，有备无患。如逢冬夜，加上火盆一只，烧着熊熊的相思炭，上面烧水、烤薯、煮咖啡，无往而不利。战火余生，得到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真该谢天谢地了。

两年来，在台湾交的新朋友，寄来的信已经塞得满满一抽屉。台北的电话太少，本市的朋友也要靠绿衣人联络，所以写信也成了伏案生活的一部分。写信有好处，“物证”在手，闲时可供消遣，必要时也可资覆按，比起话说过了不存形迹，另是一番趣味，将来“王师北定”之后，把这些信整理发表的话，也称得起是“避秦书简”呢。

信笔至此，风正吹着门窗格格作响，雨打椰树发出沙沙的声音来。若有足音到窗前而止，敲着玻璃问道：“海音在家吗？”我必掷笔而起，欣然应道：“在家在家，快请进来坐，乌龙茶是刚沏好的啊！”

一九五一年